

汪子中詮

汪子中詮卷二

萬曆丁未戊申集

無聲無臭天載宰焉不睹不聞性

無着可謂之中自其太真無妄

二也可謂之一至粹無疵也可謂之善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易有太極至善之原也何以謂性無善也惟善故一真爲主萬化自流曰無善故倫物可空天地可幻彼見性者於知性荏蕪分矣儒者曷取焉

聖人之心純然天理安乎仁也其次則依仁而未能純焉又次則理欲貞勝焉曰三月曰日月至言乎

分數多寡耳常惺常湛不違之謂也乍惺乍湛暫至之謂也

所謂無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相攻功業名譽之牽引而後爲欲哉塵情祛矣而增一解脫心行業脩矣而挾一鄙吝心功能著矣而動一滿假心皆欲也惡物之心未離物制欲之心未離欲必如覘出雲消風止波恬乎無欲則仁仁則聖

秦漢以後儒者不識仁字至宋儒始究晰其義曰愛曰覺曰天地萬物一體皆可言仁於仁體未能名狀也乾元資始而資始不足以明乾坤元資生而

資生不足以名坤精言之其太極不貳乎大德曰
生已涉於用矣故仁不可名也名之曰仁謂一元
渾蓄萬彙於此乎苞孕就體用藏顯之間而強名
之也求仁者先求其真體而已惟純乎天運故廓
乎天覆惟纖欲不存故道濟萬物

天生物萬形分焉人有此已矣人受中萬理備焉禮
與已俱來矣齊莊純一帝之降乎威儀動作之則
民之秉乎克復云者治已以還其固有而已天下
民物共一陶冶也同一心性也一日克復則一已
之精神與天下相流貫天下亦與已相感通範圍

曲成悉在吾肺腑中矣故曰天下歸仁乃爲之由
已取諸已而至足也視聽言動盡已之感應矣非
禮則禁已自爲主宰焉去已本無還已本有此以
人道完天道也

仁者人也仁人心也聖賢言人非一安見人心爲人
欲也脩已爲已正已反已聖賢言已非一何獨克
已爲私已也人心本來純是道心情動而物誘焉
於是有理欲交戰故曰危克之爲言治也義與脩
同而語覺深入耳訓克爲勝遂訓已爲私彼克明
克謹克長克君易又訓能乎可訓勝訓能曷不可

訓治乎因其危也而以人心爲人欲因訓勝也而以克己與由己分二已此訓詁相傳之誤也

曾之魯真魯也顏如愚非真愚也魯者從篤實日新而入搯脩密矣故以一貫詔焉如愚者從沉粹明睿而入識悟深矣故因問仁以克復語焉而其目則在四勿試反觀於身有能黜視聽言動而爲已乎其目與天下相酬酢視聽言動之用可勝窮乎曾之唯唯其至一者也顏之請事事其至不一者也學者無虛言一

萬情之構接萬變之紛拏有不從心起滅者乎能止

能波能平不能陂能爲聖能爲暴能與世能喪世能
使天地清寧能使日月昏翳故曰人心危也理欲
同行理少偏則爲欲欲得正則爲理性情互發性
不汨則調於情情少膠則失其性端倪判於毫芒
神妙起於聲臭故曰道心微也知微則危不能眩
養微則危不能奪微乎微乎是中之宅而和之宰
也非精無以研幾非一無以寧極精一而中得矣
一中得而萬化無非中萬世君師之道淵源於此
矣

所謂中人以上與中人以下非獨資稟高下亦其學

力有淺深也。穎悟如賜，性與天道，至晚年而後得。聞則可，語上者惟顏、曾二子，而猶各俟其學力之至，未嘗遽爲強聒也。自中庸出而性命中和之奧，昭若日月，然其功在戒懼慎獨，惟開然自脩者，乃可入。孰知語上之不離於下也。孰知語下之可通於上也。聖人不輕語上者，懼人之近厭實踐而遠驚玄虛也。

近世儒者，標良知爲宗旨。欲學者脫去聞見，反求其本心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旣謂之良知焉，得心無善乎？意旣有善惡焉，得知

皆良乎心無善惡意有善惡知善知惡者又誰乎
知卽心也心卽性也惟性善故能知善性無惡故
能知惡孟氏良知良能正爲性善闡也彼言良知
本孟氏言心無善惡似本釋氏二本而強爲合其
能無矛盾乎

天有明命人稟之爲神明之官知起覺於物而未必
能徧物物受照於知而未必能盡知如意念自知
邪正而凝滯偏頗之未化如親長自知愛敬而庶
豫烝乂之難臻如好惡自知當公而導利親賢之
或蔽如是者皆物皆秉彛中之故物無一可解脫

無一可遺棄者也格致云者因心以求全覺非藉物而增本來如必以心知爲自足格物爲粧綴是執空明內照者爲心而洞察倫物者非心執鳥獸草木之爲物而不悟身心意知之爲物其於知不多窒哉然則格致之補確乎曰窮理者窮吾心理物之理非求在物之理也衆物表裏精粗數語雖非影響而意未甚瑩何敢爲先賢諱獨懼夫穿鑿之甚於影響也明心者且竄於明德也

近世佛氏以頓漸二教分南北宗而後儒論學亦若分頓漸然者予不敢謂然也萬象以極爲宗萬壑

以海爲宗萬國以京師爲宗謂聖教而有二宗乎
哉極居中不動衆星環拱此精相攝也江河之赴
海必逶迤千萬折而後至藩郡之赴京師必跋涉
千百里而後達學聖人者未有不由階梯而能一
躋造也聖門有漸教無頓教其自道曰下學而上
達漸爲學而頓爲教無是理矣

所謂誠致者非必知之盡而後求誠也隨其物之所
觸而精察於知隨其知之所至卽內檢於意身無
時不脩心無時不正意無時不誠知無時不致且
格物之方惟學問思辨當其格物而意若注之心

若凝之謂有先後而無先後可也蓋學者方離蒙
養而就大學故聖經詳析綱目使其易知易遵非
若中庸直抉性命之精徑先戒懼而不言格致也
一念初起善利攸判自覺自省天不容昧此聖學至
切要也然必存養無間故能隨動隨覺若以放逸
之習成昏昧之氣未有能自覺者是故君子養之
宥密雖萬變輻轉天真自如已發猶然未發衆人
指之以晝雖閒居夢寐亦多紛擾因已發并喪未
發夜氣方清真機來復爲人爲獸可悚焉懼矣
人生稟命於天血氣之神靈爲心神靈之精粹爲性

性卽天之所以爲心心卽天之所以爲命故曰剛
健中正純粹精也

夫養性者非養於寂寞恬愉之境也心不離身性不
離行欲養性必以脩身爲實地矣顧身世遭遇無
常凡可以撓吾心牾吾性者何限而生死其最大
者也養性者必反躬實踐一日有此身則脩之一
日一息有此身則脩之一息可壽可殀確乎不貳
其念是能以心性自主宰形氣之所不能囿造物
之所不能制也故曰立命夫人能獨超宇宙者推
此身其受役於宇宙亦惟此身忘其身則超者常

伸有其身則役者爲累故能外生死以爲脩脩乃
真也而後可昭事上帝而後不受制於命

謂讀書窮理可知性乎恐於性未融浹也謂反觀冥
悟可知性乎恐於性有疎闕也內外交致是謂盡
心乃涵養則尤要焉常致知而無涵養則天光不
新既知性而無涵養則天真不固知止者知性也
知止之後繼以定靜安正言其涵養有據非馳騖
非虛寂也解者曰心學相因之妙予弗敢知

人心之知從不慮而出者無假聞見從能慮而入者
必由探索不慮之體得能慮而後克滿第慎思則

通過思則致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一致而百
慮順虛明以照萬類謂之一致也用私智以鑿本
真謂之撞槿也

或問孔顏樂處曰聖賢之樂非逍遙於物外亦非有
欣戀於胷中彼其功深積久自有適於性而暢於
情者尋其樂不可得尋其所以致樂可也知聖人
之發憤者知聖人之樂知顏氏之竭才者知顏氏
之樂

夫寂然不動周流六虛者著德之圓神也感而遂通
出入以度者卦德之方知也人心之妙動靜與易

為體讀易者皆能知之彼推釋而附於易何也釋
言空一切皆空言寂歸於寂滅所謂感通典常者
何在彼援易而為釋文飾又何也謂其空與聖人
之虛同典常既異虛者亦非吾虛謂其寂與聖人
之寂同感通既異寂者亦非吾寂按其精不過無
住心無着相以還於無有攬其粗則夷方鄙俚之
詞行貸煽誘之語為吾儒者方整冠肅襟蹈履於
名教倫常之內乃或捐志西嚮而皈依敬信之恐
後其亦有故矣一日喜新說二曰樂恬志三曰微
福利經生舊業見謂無奇一竊制科棄如脫屣惟

冥搜法藏取其玄渺不可端倪之論乃足以驚愚
駭世故索隱行怪者驚之塵境外櫻紛紅塵定情
緣內擾滯而不化一旦投以清淨無碍之法奚啻
挹冷澗而沃中熱故願琴好靜者游之愛生怖死
有物恒情執輪迴無據之說而號於衆曰誦吾法
可脫離生死可消宿業而證功德故徇生倖福者
趨之有此三根遂成病癖自晉宋齊梁以迄唐宋
天下之人無智愚賢不肖大半汨沒其中無足怪
矣乃至於今而尊信愈甚始猶脩飾其餘唾微淺
儒以所不知久且縱意誇張欲凌駕孔氏之上論

學脉曰得其骨髓者惟釋氏論造位曰時乘御天者獨如來汲汲於招引皇皇於講求若欲世之學聖人者皆歸於釋而誠敬存省之功俱指爲義襲日爲支離嗚呼何好誕不經一至此也釋四聖之微言闢三極之神化使天下知性命淵奧之旨悉備於易無復借空寂於西方是在反經君子矣

楊子云大器若規矩準繩夫天下烏有不中規矩準繩而可爲器者哉管晏之治國孫吳之用兵蕭曹杜房之相天下各時有得失其得者必程於古昔協於機宜其失者反是故器有小大廣隘未有不

規矩準繩而能適用者也

一友誦欬器章畢予曰聰明睿知聖人不自知其智也自視若愚而已勇力震世不自知其勇也自視若怯而已功蓋天下不自知其功也知爲天下勤事而已富有四海不自知其富也知爲天下宰財而已若知其智而以愚守知其勇而以怯守知其功知其富而以謙讓守此老氏雌雄之說中賢遠損之術也非所以語聖人之心

文士之言曰晉以清言亡宋以經生弱無益於世一耳夫身都將相而以神情瀟灑爲高以揮塵飲醇

爲適神州陸沉責復奚道若宋諸賢謹持名義進退以禮所願效於朝廷者皆聖帝明王之術宋故未能用焉得爲罪乎今世紳衿之士間多談學而出入禪釋者不少其爲清言乎其爲經生乎願審擇而一於正毋自誤誤人而或誤及蒼生也

聖人以天地爲心故常欲以道易世欲易之則不得不與之故與士大夫言忠節廉愛與後生言篤敬忠信與耕夫野老言孝弟安分隨所與而有所易盡其性以盡人性也有所與無所易和光之徒歟弗能易遂弗能與守寂之徒歟

一人饑我饑之一人寒我寒之一人弗率我愚之有天下者常念此則君道盡矣爲守令監司至於公卿常念此則臣職盡矣今之署吏考者必曰稱職政舉雖隆民瘼未起吾不知其稱也

魯論戒寢尸內經患行尸人死斯惡之聖人亦惡之也士君子居廊廟而澤不及民是曰尸位處山林而德不加進是曰尸生形在而神已逝骨立而精已亡豈惟人見之而惡反諸心亦當自惡矣猶且怙權勢行留臆乎是謂尸橫猶且問田舍恣淫佚乎是謂尸樂

自誠明謂之性誠卽性也知性者知此盡性者盡此
誠精故明合天地人物處之各當也誠神故應通
天地人物與我爲一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誠而已矣

仕宦者布衣蔬食人以爲矯吾不知其解也仰事而
俯育夏葛而冬棉試計五六品之祿僅能供十口
之家等而上之至爲卿相未有能給百口者也將
必家純綺人贈炙乎非濫情於交際則染指於贖
錢是道義之所禁也律法之所繩也可察察懼矣
吾人日用飲食各滿其量而止旣醉以醇醪旣飽以

肥鮮未有不滋毒者也今之居崇高享厚膳者盍亦思其量矣上焉者果能調燮寅亮乎下焉者果能激揚保釐乎德卑而位高功薄而享厚非人罰也則有天譴有能進哽噎之祝獻賓筵之雅是藥石而生我也當百拜受之乃仇讐視之乎

乾乾不息合天地人物而爲性命根也曰如如不動曰綿綿若存意亦近似第見寂而遺其感見虛而遺其實彼皆冥悟玄覽高世絕塵之士也惟所見始差毫釐終於千里衛道君子其安能無辨

乾乾不息者性之體也其於穆不已之真精乎在天

曰明命在人曰明德寂與感性所乘之境而非性之體也感不可言性寂亦不可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非仲尼之言仲尼之徒言之也然則未發之中非乎未發非寂也剛健中正乾乾者自在故曰中曰大本乾者天之道也性卽天也

先天畫卦有象無言而天人性命之精涵矣執中垂統有言無贅而憲天理人之蘊具矣聖人無貴於言憂天下後世而有言言之多道之濶也故典謨諄諄不足當羲皇之一畫洙泗斷斷僅能注陶唐之一語

人情徇生託無生以忘之人情怖死託不死以避之
人情畏禍福託地獄因果以悚之其爲教亦欲救
濁世也其究使善惡灰心而棄民務習怪而敗彝
常信彌深大亂彌起聖人知生死之說而不言死
知鬼神之情狀而不語神存心養性以完有生毋
問死可也以昭事上帝毋問地獄可也

楊爲我非故自利也彼見以爲人各一我我得其我
而道盡矣烏知我不能離人也墨兼愛非故市恩
也彼見以爲天下一身愛徧天下而道盡矣烏知
身爲天下本也釋之見性非故談空也彼見以爲

萬物皆幻一性獨真吾見性而道盡矣烏知性不能離倫物也楊墨任心而不求諸性釋氏求性而併稿其心總之昭曠未徹擇中不審其爲偏私賊道一耳是以聖人首執中而貴精一

楊未嘗無君究其弊則無君墨未嘗無父究其弊則無父於陵仲子義讓干乘聲動齊國猶直斥之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今有明棄君臣離父子以求清淨寂滅者而孔氏之徒乃羣然舍所學以尊信之甚且舉家齋素宗廟廢犧牲之祀庭闈去甘旨之供兄弟婚姻絕往來之好徒欲守清淨

以見心性以徵福利是梁武智於湯武蕭瑀張商英輩賢於孟軻也木好怪而反得瘖語超悟而實大迷可惕然省已

性不能離物而爲性萬物各備於我性之實體也物非能離性而爲物物則出於秉彝物之真原也窮理者非窮在物之理窮吾所御物之理而已格物者非格在物之物格吾所自備之物而已能知備物之我與備我之物渾合而不二也精粹而無疵也是謂知至知止是謂知性知天

知止云者窮理之至真見明德之體純然天理湛然

無欲德必止是而後爲至善也德之在心以寧靜而凝以紛擾而昏能靜安者其不睹不聞之境乎能慮者其研幾天人之際乎意從此誠心從此正內聖外王總歸於天理之極故曰得止

一友問忠恕可當一貫乎曰道一而已粗言之則因心應物精詣之則從心不踰淺求之則平情順施深造之則絜矩平治有精粗深淺者心思之微與未微學力之至與未至也無精粗深淺者漸微而同歸於微漸至而同歸於至也故孝弟忠恕皆庸行也充孝弟之極太和彌宇宙虞廷樂作而風儀

矣充忠恕之極至誠贊化育孔聖文成而麟至矣
人之生也至一者心性具足天實命之至不一者氣
數盈虧亦天實命之知其至一者而力脩焉委其
不一者而順受焉謂之知命具足者於我克完盈
虧者亦惟我旋轉謂之立命命何以能旋轉也孔
孟厄於遇而亨於道顏冉短於年而長於德窮通
壽夭烏能限之故立命者自立之謂也自立者不
受損於人不受制於天

唐以詞賦羅士漢以訓詁通顯今之爲舉業也格高
於詞賦義精於訓詁炳蔚乎其文矣一登巍第棄

若敝帚向所爲沉思苦索竭半生精力而得之者
皆無用物也曷不就其文而蹠其實體之身心措
之行事達之辭受進退柄用則三代之英也卷懷
則洙泗之徒也胡爲乎喪本心而役塵俗前虛半
生精力後負半生遭逢迨至老死所得者何在哉
悔心萌焉當不瞑目矣

吾鄉有年少篤信佛者得羸疾彌月度弗能起則屬
其家人先爲削髮併製僧服以斂曰吾將往生西
方淨樂園也邑人士無不笑其愚者噫彼年少誠
愚不有鉅儒名俊簧鼓其說者乎聖帝明王之宇

禮樂冠裳之區東夷西戎有跂踵內嚮而不得者
舍此弗樂欲別求淨養乎佛本託言色相愚夫遂
結妄想不謂儒俊下同愚夫也

或謂韓子贈浮屠氏曰其中泊然無所起其於世淡
然無所求允若茲則顏氏之境界也又詆佛者何
居曰淡然泊然者心無罣礙之謂也祇可言佛未
可以語顏子顏子之學聖人之學也發憤者何竭
才者何其精神志慮有所專注靡須臾可間焉是
故疏水非困陋巷非憂不知其爲困與憂也適與
淡然泊然者境相似也得其境不得其心山林枯

寂之士豈少於世乎哉

或問上帝所居有瓊宮玉闕果然乎曰蒼蒼上浮者天也二曜代旋五氣流布若默有主宰者焉故謂之帝曰上帝鑒觀曰克配上帝皆自其主宰者想像而稱之也帝必有居處焉有侍從焉有儀衛焉有臣庶焉引而伸之不可勝紀矣因意得象因象得名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非有

或問替聵殺人臯陶執法不已刻乎舜不禁法竊負逃法不已迂乎曰孟氏之論見天下不可一日無法尤不可一日無親兩兼重而兩自伸也若以事

聖論之舜以天下養必尊處深宮備具臣從何至
有殺人事卽有之亦下罪躬之詔刑其侍從而止
何至棄天下而逃棄天下易掩竊負難知而縱之
逃而舍之是罪人終侍免徒令天下失聖主也臯
陶於是乎窮矣

一友問四勿制諸心乎制諸視聽言動乎曰知其非
禮者心也知其非而禁之者心也視無形聽無聲
信不言敬不動君子之齋明其心有無體之禮焉
故隨所感觸有非禮卽覺覺卽不設於身體也勿
之主宰在心勿之應迹在外內外交脩形神俱徹

斯之謂復禮

天下有色莊而不由中者未有誠中而不著外者燕
居狎處而有媒情不敬之容廣衆劇談而有浮游
不致之氣皆此中涵養不密也密則無是患矣故
威儀不足以肅觀言辭不足以孚聽君子恥之非
恥其外之疎也恥其中之不密而宣諸外也

聞然而若晦瑩然而內惺者君子之學也惟外常晦
故內常惺神凝於寧一志專於深造馴至德日新
業富有惺之極也惺之極者晦之極也其外曄曄
其中有存焉者寡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不日新則日蔽未有常立於不新
不蔽之間者也故涵養欲其日深刮磨欲其日淨
講習欲其日勤敦行欲其日勵日知過日能改過
日見善日能遷善此進德修業之實功聖人所爲
惜寸陰也徒曰吾一日妙悟更無可用力心日偷
氣日惰終日不知一過過日積矣終日不聞一善
善日損矣優游若是日月幾何遂書之以爲日箴
或問釋言山河大地皆吾心妙明中物似非一於無
者曰此正是無中虛境而未覩性中實理也聖人
仰觀俯察山川流峙卽心之動止寒暑往來卽心

之慘舒釋固彷彿見之然而效法則有象矣經緯
則有章矣調變則有軌矣合天地以成性必配天
地以成能妙明中體用寧有一毫虧欠滲漏哉徒
曰妙明中物而彌綸參贊闕焉無有此物與此性
止相觸而不相一本相合而不相成也謂之見性
可乎

柳宗元曰古之急生人者莫過於伊尹夫皇皇四方
席不煖突不黔者何爲寧獨尹哉舉世莫宗周公
夢絕猶且勤刪述精筆削以開來世其於急生人
無已時也第信鼎俎之誣曰大人欲速其功則宗

元藉口先聖以蓋其黨權之失耳夫使黨權而可
濟世聖人無阨窮日矣

人惟一心心惟一敬事有大小有常變此常惺常覺
之心無瞬息可間有間則離道矣子夏曰大德不
踰小德出入當其不踰者何心當其出入者又何
心毋乃紛華靡麗之念竟未能絕乎然則西河教
授亦直以文學鳴爾而使人疑於夫子何也

佛氏之教以淨三業修三昧爲入門以離生滅脫輪
迴爲究竟此西夷中一種世外法耳其周游循乞
說法聳衆正與齊梁時相類然君臣上下未嘗盡

從其教也假令盡從其教皆淨體誰爲生育皆托鉢誰爲耕稼西方之人類漸滅久矣嘗試取長生說與佛並觀一鍊氣化神鍊神還虛一攝心歸性攝性常住總之爲谷神不死一語道家謂老子出關西遊于闐諸國化弟子成佛理或然也夫其割愛于天性所見雖徹已非吾仁義禮智之性斷塵於出家所覺雖滿何裨於天下罔家而中國儒者乃傾心崇信至併老氏與吾儒列而爲三或陰微其說與聖教混而爲一在五代晦蝕之時猶可言也當聖世教學大明而有此謬述甚矣然則人其

人火其書可乎曰彼自爲出世一法於聖學若駢
枝然閒曠之士資其淨以恬心強戾之夫資其慈
以易惡鯨寡孤獨廢疾者資以有養雖勿去可也
故今之與佛辯者非辯純佛也辯夫中國之引佛
而混儒者也

君子常見已過不見人之過故終能改過常人惟見
人過不見已之過故終於有過君子之心常存存
則內斂故其省已也精以密聞人謗已則曰是必
吾有遺議不然則素行不足以取信也聞人譽已
則曰吾何修誤被此名倘過情反以階辱也或告

之有過曰何幸而藥石我久不聞過曰豈吾以滿
假外拒而仁賢遂忘我蓋終日凜凜焉如集木如
履冰德安得不進常人放其心而不存也忽其身
而不知省也聞謗則悻然以怒聞譽則翹然自喜
或告之過則中慚沮而外爲蓋藏如是而欲德之
修難矣是故厚責已薄責人者無暇於爲人也厚
責人薄責已者無心於爲已也此損益聖狂之所
繇判也

夫是非之淆久矣是者以非爲非非者以是爲非是
中未必無非非中未必無是惟真是之是無非真

非之非無是所謂真是者真與是交至之謂也天下有真而不是者若季札讓吳仲由殉衛之類有是而不真者若鄭伯存許晉侯朝王之類真必求其是是必求諸真然後可言真是故君子以立誠爲體以精義爲用物情紛糾事變百出非洞析於毫芒難任心而獨斷故曰精義入神義有制而神無方

江海不自有其深故萬派匯焉聖人不自有其大故萬善萃焉智士以榮榮自負則其見狹矣節士以皎皎自標則其植薄矣惠士以煦煦自滿則其施

淺矣。故外其身於天下者，乃可以任天下，虛其心於萬品者，乃可以材萬品。矜一曲之行，挾一官之能，一旦高據衡軸，遂欲坐服天下之豪傑，箝忠讜之口，而莫敢誰何。吁！此聖人所爲，嗟！斗筭也。吐哺握髮者，何人可清夜思矣。

天命之性，炯然常覺。曰：天神天明，純然至善。曰：天精天粹，益上帝賦畀時，二氣之冲和，五行之靈秀，人獨得之。羣物莫能並焉。其最和最秀者，又惟聖人得之。庸衆莫能及焉。故人與物之生，皆可言性。而其類殊，其性亦殊。聖人與人之生，本同一性，而於

性獨完則於類首出自大賢而下未有不由學以復此性者也所學惟何惘然者或少昏焉復其常覺而已純然者或少襍焉復其至善而已

當官之士以寬厚爲弘度而吞舟之或漏也以擊斷爲風戕而雄羅之或誤也漏者不能懲惡誤者適以長惡而且令良善含冤故誤之害尤甚於漏皇華之詩曰周爰咨諏繼之曰咨謀咨詢咨度蓋民情事變耳目難周勢不得不咨於人既咨矣而單詞或闇於全察一曲或歎於通方自非虛中參伍恐刑賞因革之議未必能悉當也常見當道咨一

事於賢者而賢者先惑於浸潤也先蔽於膚受也
當道深信而力持之其貽禍不淺故曰誤之害尤
甚於漏

士君子策名熙朝蒙主知登要軸可謂不世遭逢矣
一念齋明澤被寰宇一日矜修光流奕世其不然
者上愧吾君中愧吾身下愧蒼生望時不可不惜
也幾不可不慎也雖然仕奚必要軸桐鄉令可媿
甘棠也上元簿可方單父也又奚必紆紳匹夫發
憤可素王也鄉人可浴哲也時不可不惜幾不可
不慎凡具五官而爲人者當惕然矣

試觀地之生物春布稻夏布菽粟秋布黍稷冬布麥
方見其萌倏見其苗方見其秀倏見其實莫信於
大造靡一時爽焉莫勤於化工靡一日曠焉夫人
也含天之氣食土之毛而宴安之是懷塵俗之是
競學問不加進也行業不加修也如負此七尺何
四德以爲四時六行以爲六穀方萌而卽培旣秀
而必實庶幾自強不息之義乎蓋予日夕田間感
耕稼而不勝內悚也

百工之事曰工凡有事於朝廷有事於田野者皆工
也書曰惟時亮天工曰無曠天工係工於天明其

爲天經營助天興作也故凡任一官效一職微而抱關擊柝無一日可曠其事者夫德行道業亦士人之天工也是天之所命以盡己性而盡人物者也一日曠官君罰之一日曠學天得無厭之乎

仕優則學學優則仕此分學與仕爲兩也此以誦讀爲學以簿書朝裁爲仕也虞廷命官分職無非事者然君曰欽哉臣曰儆戒何事非學乎爲誦讀之學則經世理人成具方策爲德性之學則誠意正心白妙經綸合性命誦讀而爲學者誦讀學也簿書亦學也有時誦讀未交簿書未涉亦學也無一

時非學無一念非學謂學以學所仕仕以行所學者猶未免爲兩也

乾道之稱大謂其能大生也坤道之稱廣謂其能廣生也戴乾履坤而稱人者可自小白狹乎以太極爲一本以億兆爲同氣蠻夷戎狄皆吾同室鳥獸草木皆吾並生一民不安若闢吾疾痛一物未遂亦惻然不忍故覆載之功欲自我而參贊也唐虞之澤欲自我而再造也仲尼志在東周與伊尹任同時無一德之主遂歸老刪述易之見龍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仲尼所自謂也然天下已文明

矣

帝降有真明人心有真覺物至而知起知者吾知其
爲知不知者知其爲不知此知不緣聞見不假探
索是謂真知不以精明而有不以昏昧而亡是謂
常知從其真知常知者擴而充焉至於無不知是
謂聖神之知然則聖人何以有不知曰知其所可
知不知其所不必知是謂中庸之知惟中庸故聖
真君子與真小人易辨也有介乎真僞之間者以爲
小人乎則依托名節有時而類君子以爲君子乎
則閃爍權利有時而類小人所謂大道委蛇耶與

時屈伸耶機有可逢亟附之以取高位勢有必反
先背之以徵後名迨乎末路幸其所附者之瓦全
也則身無恙幸其所背者之冰消也則身益顯一
不幸而所背者先退則其言不中所附者速敗則
其名並汙噫此皆以窺矚竊天功竟無如命何也
吾見其人矣吾睹其心矣

唐虞之世鴻荒始闢然曰文思文明曰文德文教則
文治罔昭融矣蓋經天緯地敷教明刑修六府和
三事聖人之所謂文也三代遞興不過損益而潤
色之至周乃大備耳非夏商以前純用忠質而周

人純用文也曰尚非聖人意也曰野曰愚曰利巧
民情自淳而漸漓是聖人之所欲挽而還諸樸也
彼所謂妙明圓覺者離塵想意識而爲言者也吾所
謂神明聖智者涵四德萬善而具足者也妙明之
極至於照徹山河超脫輪切然其境虛其爲教在
色象之外神明之極至於彌綸天地阜成萬類其
境實其爲教在倫物之中夫古今上下人惟一性
神明與妙明豈有二哉第抱其妙明以出世則私
而隘順其神明以經世則公而大故毫釐之差無
待於棄絕倫物當獨抱妙明時而偏全大小之不

同量已千里矣

聖人緣性命以修教念則聖罔念則狂得則治不得則亂天以清地以寧生以順歿以安此三極大中之矩千聖弗能易鬼神弗能違也釋氏空其性亦空其教功効無可見而託之寂滅不滅又託之因果報應又託之所禱懺釋其說杳冥而近鬼能使王公士庶貪怖而競趨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若逆知後世有以生死鬼神之說惑衆者而以二語預覺其迷也

一友問某久志於學苦不得其門而入敢請曰子所

謂不得其門者曾念茲在茲乎抑乍萌乍輟乎聖
經賢傳披卷皆格言三百三千舉步皆實踐誠念
茲在茲子其升堂久矣於入門何有故學者有真
念則自有真師如見堯牆如臨師保志之一精之
極也

荀卿言師前王不若師後王謂時變相近而易遵也
夫法者古今異宜故可取其近若道原於天性萬
世如一非若法有新敝也天以授之義堯義堯授
之舜禹舜禹湯文遜授之至周公孔子其精微載
在六經炳如日月由而化焉則聖修而守焉則賢

曾思孟軻得其宗於聖亞矣周程張朱探其緒於
賢優矣其他升堂躋奧不可謂無人顧或任心養
寂或借徑標奇非滯焉而未化則流焉而失中延
及末學襲成口吻展轉詖淫則皆好師後儒而不
師前聖之過也有豪傑者出必將超越千古以義
文周孔爲師身服六經之繩墨心會數聖之精神
宋儒而下醇乎醇者采焉其繁詞詖說則姑舍是
庶幾孔孟之後復有崛起而任聞知者中天砥柱
其在茲乎不然而沉溺於新說之競浸淫於西睡
之遺雖自謂玄解其於先聖宮墻猶望洋也

凡言悟而探索於窈冥者非真悟也如其真悟必顯暢於德行矣凡言修而依倣於迹象者非真修也如其真修必究徹於性命矣故達之家國天下而思義政教各得其理者悟之至也反之幽獨方寸而天地鬼神可默相對者修之至也悟之至宇宙一身修之至天人同體有能見其一不見其二者吾以爲顏曾之徒也

不能立而倚者倚於中之外也中立而有倚倚於中之內也凡名理所是以前有意特之則成障事變無常以先入主之則成滯非有精明之卓識有堅忍

之大力者孰能化適莫而裁於正融信果而克其偏乎蓋執中非執一能立亦能權是謂君子之強墨之兼愛施於親始孟子猶惡其二本矧不愛其親而愛衆生不敬其先靈而敬諸神鬼彼何人哉而以爲通於性命之與吾弗知之矣試觀如來設教不週以寂覺脫離生滅達磨西來亦惟是以彼清淨助化氛垢未嘗敢高談性命以與吾聖人之道抗衡其輔翼而誇詡之與吾道抗則小儒好異者之爲也家有庭闈之親國有冠履之義而廢義滅親之教是崇是信在齊民且不宜爾而况誦法乳

氏者耶身膺箚緩者耶

六經聖心之精蘊天地之樞紐乎經作於聖心非獨
聖心有也亦先得我心焉耳博觀於經卽心卽聖
反觀於心有聖有經如讀易而得心之變化讀書
而得心之經綸皆因經證心非藉經而生心也尚
網刺淫潛伏髮亂觸類見心乃足以發明聖學古
人體驗真切如此故經一也以糟粕視之則糟粕
也以神妙求之則神妙也有能誦詩讀書而自得
其心忠孝羣怨具矣虞夏商周若一堂接矣謂窮
經爲支離者人自支離於經何預

人之高可畧測也六合之廣可尋丈度也皇帝王霸
可屈指數也莊生任其臆誕遂舉而齊之曰泰山
秋毫等大耳彭殤等壽耳絕去聖智逍遙於自然
而可矣其言似然實非然也山林獨善之士可借
以自抗而不可以涉世可引以自恬而不可以御
物使天下學士大夫而溺其說勢必縱情滅性棄
軌裂維清談之禍不旋踵至矣將無同一語憂世
者宜亟防哉

或問地獄有諸曰上帝至尊至神也至明至公也死
者而有靈周公仲尼必在帝左右顏閔曾孟諸人

必不對簿於酆都之庭子憂不爲顏孟耳胡爲而
有是問哉且人生而氣聚死則氣散清明者從天
濁暗者從地皆氣之自爲也子姑務齊明其心峻
潔其行以與天合不然而自淪於暗濁焉其孰能
脫之

或問佛言了生死聖人不言何也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聖人亦嘗言之盡性踐形全受而全歸生旣無
奈死復奚慮晝夜相代也寒暑相禪也聖人達觀
於生死之際亦若故常耳佛氏貪生畏死欲以覺
性不滅而脫離之有計較生死之心則不能超生

死有徵求福利之心則不能得福利智者當自辨之

大庭赫胥之世君標枝民野鹿故無爲而化可行也
唐虞而後兢業其心熙亮其政禮樂法度以攝之
忠孝廉節以維之猶懼其不能長治漢初天下始
脫湯火其民惟休息無事爲幸漢文偶用之而致
寧一則其時使然非盡黃老之效也且夫五千言
者果純於道而粹於德乎彼其間世久觀變熟守
柔守雌直將嬰孩一世而自處於不盈不虧之地
曰絕智故智乃彌深故取子張翁縱橫之作備也

芻狗民物慘覈之發機也曰猶龍必非仲尼語其
徒假仲尼以爲尊也

鳳鳥之來或聖世所間有也若河圖亘古一出安能
再出聖人胡歎及此哉蓋歎易也韋編旣絕翼繫
旣成聖人之心恍然與羲文遇而而承其咳唾故
感而且喜若曰鳳至而文象作圖出而羲書彰是
天啓斯文之秘使吾得繼二聖而闡其緒也嚮今
天愛道地愛寶則易不可見吾何以窺乾坤之蘊
而洗心於藏密哉吾何以發象爻之用而吉凶與
民同哉吾已矣夫者幸其得與於斯文而不遂已

也

天下大器也以天下爲任至重矣以仁爲任視天下孰重耶任天下取必於勢任仁取必於心任天下期於博濟羣生任仁期於兼融萬善一民未被任天下者恥焉一私未淨任仁者愧焉惟真能任仁斯真能任天下見龍者仁之見也潛龍者仁之潛也惟仁而後可稱龍德

聖人之教有上下而無頌漸其頌其漸則學者之自爲也吾欲頌誰能緩之吾欲漸誰能速之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之自爲頌

非聖人所能啓也。聖人始誘以博約，繼進以克復。語上語下，漸則有之，未見其爲頓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明之至，勇之極也。顏子何以能然？其在深潛如思乎？精華外誦神明內斂，惟常斂故常覺，惟常覺故常勇。後世學者志昏於紛擾，力怠於優游，乍明乍暗，一暴一寒，是以終身言學，竟頽靡無成也。可哀也已。

大學以盡性成身非爲名也。名不可慕，亦不可避。有意慕之則必有矯飾而自炫者，有意避之則必有畏縮而自餒者。其究爲溝洫盈爲半途廢，皆不誠。

故也惟篤實君子操修獨反其真名譽不關其念
吾知盡吾性成吾身而已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名
至懼過情也吾以內省名不至懼無實也吾以內
省

子嘗謂士有出世之心有經世之才又有玩世之量
乃可以有爲於天下由今觀之生斯世守斯道朝
野家邦肫肫其相與也何敢言出衆寡大小凜凜
其相接也何敢言玩出則有曠然獨高矣玩則有
混然苟合矣心與迹判道與時汗毋乃不祥人乎
故世不可出淡於染焉可也世不可玩和而正焉

可也且治亂窮通莫之爲而爲吾安能必有爲也
造化之運陰與陽而已王者之權賞與罰而已民心
之公是與非而已陰陽不忒則四時序賞罰不愆
則萬職理是非不淆則羣情定宇宙所以長安國
家所以長治無出此矣盛世賞罰與是非合中世
賞罰間與是非左末世并與是非自相爲左或自
相爲比忠者所是佞者所非正者所是邪者所非
上之所是下不敢非貴之所是賤不敢非相左者
競相比者蔽於是賞罰倒施而禍亂隨之是以聖
王設鞬懸鐸明目達聰虛中以朗鑒而浮誕不能

惑也

仕則爲簪組之臣不仕爲耕耘之臣分自無逃義亦無廢聖人皇皇得君以天民在我不敢私一身而外天下也故世治則匡秦保豐世亂則扶屯濟蹇斯之謂代天工然則君子無有隱乎曰天地閉敢不括囊唐虞聖吾可洗耳度其時度其道焉而已矣

人臣進諫於君必積誠以感之婉切而達之母翹君過毋暴已直幸而聽曰主之聖也臣何能爲不聽則齋心而補牘兢兢精白可對蒼穹乃可爭紫闕

卽終不聽而譴斥隨之終身不敢有怨言蓋予讀
幾諫章而知子之事親其懇惻婉至無所解於心
也諍子諍臣道一而已故曰孝者所以事君後世
論諫曰機智勇辨以濟其忠夫人臣不務積誠而
任術以冀君之聽匪欺則要君子無取焉矣

然則左師用愛四皓弼儲非乎曰此迎機而婉導正
誠心懇惻之所爲也遇巷納牖聖人固言之非若
曉曉唇舌以求事可以爲名高也求事可窮曰守
職爲名高不忍言矣

易有太極至善之疑蓋萬性之一原也太極不能不

分爲陰陽性不能不發爲心知象立而剛柔見矣
知起而純襟參矣其真原固未嘗襟也安有不善
然則物之性與人同乎曰氣類偏則靈蠢通塞異
耳其真原未嘗不具毋論麟鳳駒虞彼匹居者羣
長者將雛者返哺者憫胎者皆善之偏呈也然則
虎狼何如其類聚其愛子其感義亦何嘗不善人
獨惡其殺生物而食耳生人之初皆茹毛飲血至
稻粱充牣猶擊肥烹鮮不止何獨以殺生物謂虎
狼惡也

凡從心生者皆謂之性凡從天降者皆謂之命故聲

色臭味皆性也而聲色臭味中有秩然中則者乃
爲真性窮通智愚皆命也而窮通智愚中有純然
作宰者乃爲真命自生人能言以來則有性命二
字顧言各有所指耳如人受天地之中與莫爲莫
致之類皆可言命而所以爲命異也

天生萬民五官同百體同也或智而聖或蠢而愚或
德配神明或質侔草木何厥初形神之一而後乃
懸絕也試蚤夜思之必有赧然內耻棟然中惕者
矣耻斯憤憤斯激激斯勉惕斯慮慮斯明明斯勇
其於志若或鼓之其於學若或翼之矣凡志之靡

而不立學之情而不振也皆起於不思其思惟何
思天之與我者本與聖同與天同吾不敢獨負天
而遠聖也

廟堂無公是斯天下有清議或在庶僚或在草莽然
非盛世事矣故在下者不願有清議之名在上者
不可無畏清議之念議而防之不如疏之是則與
天下同好非則與天下同惡利則與天下同趨害
則與天下同避何人我貴賤之有焉此非虛心問
學資與道合者不能幾也

士君子以清議維世亦度其言尚可進時尚可挽耳

危不入亂不居敢復以言賈禍乎坤之六四陰進而盛其繇括囊夫使君子不得已而括囊而于野之戰玄黃之慘至矣漢唐季世下不審括囊之占而務以口舌勝上不戒玄黃之漸而務箝天下口故身與國爲殉國與士偕亡也悲夫

自古馭戎惟戰守和三策貢市者和之美號乎其義正其體尊漢唐所不能望也備而不弛制而不縱可爲數世之利外縱而內弛異日憂力大耳搗巢者戰之詭功乎暮夜爲寇行劫殺於境外旦日擁衆來問無敢變者以應所劫殺首虜纒數十而焚

掠室廬以數百計驅丁壯男婦出塞以數千計此漢唐所不屑爲也修築者守之虛名乎策疲散之卒從事土石無寧日甲朽戈鈍誰與乘障虜壞墉而入如履平地耳夫中國兵力之弱無若今日胡運之衰亦無若今日兩強足以相敵兩弱足以相安有如虜盛而鴛鴦橫行如也先俺答時不識邊計安出也故選將練兵彌戈蓄馬不可不預圖也緣邊諸郡邑脩城峙糧教民習騎射作勇敢不可不預講也未雨徹桑時哉勿失

古人之慎言非一端矣知之未至則慎行之惟艱則

慎道不同則慎色未投則慎時當諱則慎幾欲密則慎君子於其言無頃刻而可忽也予於三緘見古人百鍊之心焉心以鍊而愈小行以鍊而愈純量以鍊而愈弘業以鍊而愈廣寧獨於言而已

古之君子恥言浮於行寧行有餘而言不足也恥文浮於質寧質有餘而文不足也耻名浮於實寧實有餘而名不足也恥祿浮於功寧功有餘而祿不足也是以葆光於闇含柔於樸雖助烈震世自視歆然雖岩林終老自處泰然矣

古今交戟之爭或以事或以人事所爭者是非人所

爭者邪正而是非邪正未易明也青苗顧役驟行之則見其擾善用之未必非利用法而不得善法之人使天下囂然稱不便又併其議不便者而仇損之禁錮之其何以解於天下故金陵之黨日卑而元祐諸賢愈重洛蜀之相攻也本以浮薄與繩檢競其失在蜀顧道義自命而屈伸勝負之感未能忘情洛亦未全得也夫自古所謂小人者其初豈必皆險賊無良頑鈍無耻哉蓋亦有矯矯自好者焉迨私見一起轉滯轉迷始彼以不韙之名勃然不受而終竟蹈其實噫可畏也已

君子所以取信於天下者在自信其心信心必先信於身而後家國天下可得而信也有人曰吾心常洪寂矣靈瑩矣宣諸口動諸身能無縱逸乎謔浪粗鄙能盡除乎百體剛酢能悉歸繩約乎心之所許未信於其身則徵之家庭房闈不信可知也徵之鄉黨朋友不信可知也而况其遠者乎秉剛心祛俗習致禮治躬君子宜兢惕焉毋徒曰信心已也

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始於一殺終於滔天其積漸致然也故流俗之所安吾

姑安之流俗之所憚吾亦憚之其人未有能振拔者是以君子日夕懷憂曰我未免於鄉人乎爲鄉人不已將歸於小人故取予嚴於一介善利謹於幽獨守道蹈義當生死而不易也

樂天知命聖也愛道不憂貧君子也未見此道而亟求見焉若饑寒迫膚不能自存也既見亟求得焉若饑遇稻粱寒遇布絮惟恐得之不蚤也至身外貧窶雖饑且寒若浮雲飄風曾不以干其念彼視道爲重身爲輕視道之得失雖窮通生死不與易曰窮通生死有命也箪瓢陋巷回庶幾樂天知命

之境乎屢空正見其深於道謂近道又能安貧似
二之也賜亦先貧矣不受命而事貨殖則世味混
道心淺矣然穎悟次回其於道以億想推測而多
有合焉藉令不混於世味其進於回何難哉若云
料事多中則武仲之智而已奚以與回並論也夫
回賜之別不在知二知十志專而力勇則爲回志
分而力緩則爲賜專與分緩與勇在乎安貧與不
安貧而已以賜屢中非不知貧富有命但不能降
心以受耳學聖人者宜於屢空日三復焉惟受命
而後可語立命

農美於芬華舍南畝趨姦利矣賈競於豪侈走死地
如鶩矣士急於顯榮鑽穴隙弗羞矣舉天下熙熙
攘攘能受命者誰乎無論流俗卽志士才人玄論
高時臨利害而易節當要軸而變寒者有焉鳳鳴
鳴也蘭茅化也百鍊之剛爲繞指柔也皆不受命
故也惟不受命而遠心拂性之行濡忍弗能絕此
聖賢豪傑所以罕見於世也

夫阨窮外迫則怨尤中起雖緼袍不耻之賢猶愠色
於陳蔡故聖人以知德進焉知德者非苟知之而
已識達於天載機深於養定俯仰天人覺兩儀同

體千聖合符矣故衣褐而藐王公羹藜而薄晉楚
雖生死利害變於前寧足動其中乎聖人樂天不
憂知天者至也學者弗講於性天之奧而能抑畔
援以安恬寂難矣

聖人曰富貴不可求也沒世無稱君子疾焉豈惟富
貴哉巖穴之士欲潔志砥行以見於世名譽之顯
晦亦有分矣逸民七朱張無考晨門荷蕢不知誰
氏自古賢人卑棲扃處名不出里巷貞夫烈婦值
衰季沉淪草野者曷可勝原哉秉蕢好德者性也
禮義廉恥者行也性不爲名有行不爲名脩蘭生

幽谷無人自芳松柏長於深崖歷千歲匠石弗過
寧易其歲寒節也

賜之貨殖非必徵逐貴賤仰取俛拾如陶白之爲也
彼自負明達之材謂仁人博濟民物聊試於家以
見奇耳一問聖人之教當幡然止矣回之屢空猶
有箪瓢可給陋巷可居也使併箪瓢無之其能以
窮餓終乎委吏乘田可仕也耕稼版築非其力不
食也安見夫不受命也

教士以三物取士曰賓興法莫善於周矣兩漢之選
舉古意猶僅存焉唐宋而後獨以科目爲招以文

詞爲的間有微辟亦嘗得俊傑何至今遂寥寂也
且夫蓬首跣足露索而後入試上賤士亦自賤
始進既賤後安能自貴故有志之士未嘗不抱耻
顧非是無繇自進耳然則如何而可曰先以德舉
而明睿端方之士崇矣次以行舉而孝弟恭讓之
士收矣然後萃校其文藝如今科目法德行優而
文不入教者廩而待次如今貢法則思皇英彥或
可比於周楨乎臨試防索亦稍存士體如禮闈規
式而止毋重以奸盜之法待賓與士也法寬而有
犯者罪無赦併坐選舉不稱

國初用人或醫士而起中丞或刀筆爲良二千石上
不以資限士士不以資自限故挺拔自愛者衆而
治效廣也今世課吏所舉而崇陟者必制科矣所
劾而謫罷者多科貢矣彼其爲諸生攻鉛槧時曷
嘗不與制科者頡頏相高惟途轍一分則倭焉自
沮曰公卿臺省之業無望矣卽藩臬郡大夫若登
天然有復能揚眉吐氣以行道救時爲念乎借有
之必豪傑自負志超於功名爵祿之外者也此其
人可數見乎且所居地非僻小凋疲則頑梗難治
或官歷十餘輩無一得善遷去其民視令益輕令

安能自重故中士甘隳名節荒陬不見德化胥繇
此矣易若寬制科之額三增一焉總計宇內有凋
疲須拊摩者頑梗須化誨者悉以制科任之彼自
知受大而道遠則不以枳棲自局民知其令異日
可躋尊顯則不敢有侮心令自重而民重令政刑
可舉風俗可一聖主仁覆遐邇其在茲乎科貢任
僻小者治行果卓一體登用毋令當世賢材有或
抱遺佚之歎也

由之果求之藝赤之禮樂憲之狷介聖人皆不許其
仁所稱近仁則曰剛毅木訥夫藝與禮樂木訥之

反也狷介與果亦剛毅之屬而何以與仁違剛者
有立毅者有執其力誠足以勝重而致遠悻悻爲
果硜硜爲狷烏能及之然則木訥又奚取性本內
欲精戒外馳回思參魯皆是物也故才辯敏給道
之所不載彼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求諸言不
求諸無言知外聞而不知內聞也

學之大患有二一日委靡二曰夸毗委靡者氣昏而
志怠有賢師友振策而開牖之蓬麻相扶朱赤相
漸猶可化而入焉夸毗者智足以飾辯才足以炫
俗其精神不用之默識潛修而用以矯罔諛聞自

欺而自信自聖而自愚雖厠身孔壇就鑄顏冶終不能變砂礫爲真金也

六合如此其廣生人如此其衆析而爲郡國郡治則六合治矣郡析而爲邑邑治則郡治矣勿謂邑小而天下大能治一邑卽能治天下者也四境之內肥瘠異宜盈縮異分剛柔良暴異性強弱相凌智愚相詐計一日之間饑寒不能自保者幾何善柔不能自存者幾何公私逋負追逼者幾何訟獄曲直含冤者幾何僚佐胥役挾索者幾何寇盜竊發者幾何水旱疾疫流離困頓者幾何忤親逆長閔

培反日者幾何匹夫匹婦有一失所責在長吏蓋終日咨詢而耳不勝聞也終日拮据而手不勝搗也乃上官儀節日煩而謁謝之爲急賓朋往過相續則交驩之爲急其以間殫心民瘼日不過數刻而况養交充橐者且民膏是腹如是欲民無愁歎之聲胡可得也夫天子責銓衡銓衡責監司明臧否嚴黜陟政術如是乃端木尤要乎未有主德清而百官邪也未有大臣法而小臣不廉也

所貴乎家修而廷效者何也修諸身而禮節樂和則施之無弗節也無弗和也修諸行而仁愛義宜則

措之無弗愛也無弗宜也故入可使長出可使治如曰修詞而已身不必與言符行不可與言合國家將焉賴之故學校之教不明鄉舉里選之制不復人材終不逮於古而欲興治隆化與大猷比盛必不可冀矣

夫臧否黜陟行於入仕之後肅官常也涵育登選謹於未仕之先振士行也有行乃可稱士惟士乃可入仕虞廷甄別九德德有偏全而職任高下因之故曰俊又在官曰羣后德讓今世士以經藝致青雲盡亦顧名思義如其貌儒雅而心鄙陋身纓綬

而行市井俊又德讓何以稱焉故士不可不自養也上不可不養士也玉琢而後文彩彰金礪而後干將利古之人無敦舉髦斯士御世者宜思之

士君子出而致身闕庭所比肩而共事皆四海之英俊友天下士取天下善惟此時也顧職務填委簿書紛紜迭稽遐考或未遑焉退而屏居田隴蕭然圖史於友當世則疎以友千古更切勲華若躬承也刪述若面命也而乃溺宴安混塵俗以空負餘生乎視待文而興者猶不逮矣其何以語豪傑

萬國一人也萬類一心也可信於吾心則可信天下

之心可慊於吾志則可慊天下之志故善爲天下者爲之方寸而已主敬以閑之親賢以輔之講學以明之然後用人行政各得其理而天下治矣後世人主務治天下而不務治心聲色耽焉貨利汨焉淫佚溺焉反諸方寸當先自枳枳而欲求天下長久安寧必不得之數也

天下事變無常盛世嬰端易起建侯行師繫之豫瓠矢之威以合聯聖人蓋深致意焉其曰軍旅未學者步伐進退掌之司馬儒者心知之未嘗身習之耳若卽戎出於善教戰勝預於堂上奚待別爲學

哉聖人之心無弗敬無弗慎持此心經文緯武無所弗貫故臨事而懼以俎豆臨軍旅也好謀而成以軍旅成俎豆也姬公制禮尚父鷹揚岐之則殊途合之則一本

秦之無道極矣卽不銷鋒何救於秦亡晉之失德甚矣卽不撤備何救於晉亂然使邠國各有兵衛緩急足以預防則斬竿之戍卒喘澤之羯胡猶可旋起旋撲其亂亡未必若是速也世之稱絕力者莫如烏獲試去其指則不能鬪獸之猛鸞者無如虎豹試剪其爪則不能攫指與爪何當於絕力猛鸞

哉然無指與爪則匹夫可持挺而制其命此都邑
無兵之喻也

天敘天秩與元會相終始者神聖莫能變也大經大
法與國脉繫安危者百王弗能易也夫子斟酌四
代第從其可變易者言之故曰所損益可知也夫
子丑迭建武薄代奏何貶於聖治要以至精至備
必如夫子所酌而後美善無間然焉是於可變易
中卓然有不可變易者也放淫遠佞者何姦聲亂
色禮樂修明之朝所必禁也巧佞孔壬虞夏殷周
之盛所必防也故聖人重致戒焉奈何衰周而後

禮壞樂崩箭韶車服之制既不能盡攷迄今所遵
行者惟夏時一語乃奸佞竊權覆敗相踵漢唐宋
以來如出一轍則聖人之爲萬世慮更深切哉

聖人之心渾然大中而已淵乎至善而已一中散爲
萬中萬中本一中也一善散爲萬善萬善總一善
也故一言一行日觸之而神微耳觸之而響赴其
舍已而從擇中而用雖聖人不自知其然者是故
德彌盛心彌虛量愈弘納愈廣當世未足通者千
古賢人之取善也陶漁可採滄浪可聽聖人之取
善也惟賢則大惟聖則神